

『颂』与『容』的前世今生

金辉

一天,老友张如元的一位学生,向老师请教一方篆刻习作。篆文刻的是古玺:“女为悦己者容”。张老师细细端详之后说:“这里的容字,若是汉印形式表现是可以的,刻古玺文就不允许了,容字应作颂字。”

因为“颂”是“容”的古字。张如元先生是篆刻名家,文字学造诣很深,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他的话语是很精确到位的。可是学生仍疑惑地望着老师,想了许久还是不明白,问:“‘女为悦己者容’不都是这样写的吗?”其实,这里有个《说文解字》里的话题。

古玺文与六国古文十分相近,为战国时期秦国之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使用的文字,故称六国古文,是我国古文字体之一。据我所知,目前国内从事古玺文研究的书法家寥寥晨星,而温州著名书法家篆刻家林剑丹先生研究古玺多年,成果颇丰,闻名遐迩。我拜读过他的许多古玺书法作品,古朴清雅,书卷气袭人,把弄之余真是爱不释手,欲罢不能。

那么什么是古今字呢?所谓古今字是指文字在历史演变中出现古今分化字,将分化前的字称作“古字”,分化后记词各有专司的字称为“今字”。如:“莫”的本义是太阳落在草丛中,表示日暮、傍晚,后来“莫”字被假借作否定代词和否定副词,如是在“莫”字上再加形符“日”成“暮”字来表示傍晚的意思,“莫”和“暮”便成了一对古今字。

“颂”是“容”的古字就是这个道理。颂字的前世今生与容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许有读者与那位学习篆刻的学生一样要问,平日里我们不就是把面容、容貌的容字写成“容”吗?怎么与颂字有关联呢?

我们就说说颂字。要说颂字,还得先从页字说起。“页”的甲骨文(图2)像是一位跪着的人,头部突出,头上长着三根毛发,好似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形象。所以《说文解字》曰:“页,头也。”“可见页的本义为头。可以说,凡由页组成的字都与人头有关,如颈、项、颞、颌、颞、颞等等。颂也由页字组成,也与人的头部有关。《说文解字》曰:“颂,儿(貌)也。从页,公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古曰颂貌,今日曰容貌,古今字之异也。”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容貌的“容”字,古字应该写作“颂”,只是古今字的不同。从字中看出,张如元先生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与段玉裁的说法一致。晚清朴学大家孙诒让先生,他撰写的《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著作。孙诒让精通文字学。他的字仲容,有时亦作仲颂,此亦为佐证。

至于为何页字读成“yè”(音叶),这是因为合并或假借过程发生的“变读”现象,也称“同音假借”。即原来“页”的读音为 xié(音协),后被假借“叶”(叶),便被转读成假借字“页”(叶)的读音 yè。

说罢颂字再说容字。“女为悦己者容”,这里的“容”,是名词作动词用,是说梳妆打扮的意思。就是说女子愿意为了解自己,欣赏自己的人而涂脂抹粉,乔装打扮,因为这样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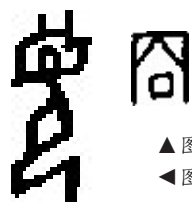


图1 “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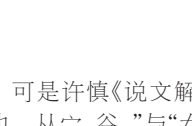


图2 “页”

可是许慎《说文解字》:“容,盛也。从宀,谷。”与“女为悦己者容”中的“容”牛头不对马嘴。按许慎的说法,容的初义就是容纳。在许慎看来,“容”上面的“宀”,俗称秃宝盖,是“房屋”的意思,下面是“谷”,即“谷”是空虚的山注,都有盛受的意思,是正确的。但也有人说,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容的甲骨文(图1),从字形可看出,为“宀”,是远古社会的穴地建筑,如同里面大,口子小的地窖。这种地穴式的建筑,在远古社会就是作储存粮食等之用的。不过,不论是许慎说的,还是甲骨文物象本源表达的,都是空间上的容纳、收容的意思,与容貌无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颂”在先秦时期被假借用作“诵”,专门表示歌颂、颂扬的意义。如《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商颂》,就是祭祀时用的舞曲歌词的意思。“颂”被假借之后,表达面容、容貌的意思的字只得另外寻找替身,于是由“颂”同音、但意义毫不相干的容纳的“容”(叶)的读音 yè。

说罢颂字再说容字。“女为悦己者容”,这里的“容”,是名词作动词用,是说梳妆打扮的意思。就是说女子愿意为了解自己,欣赏自己的人而涂脂抹粉,乔装打扮,因为这样值得。

(作者系化学学者)

古韵新咏

咏高铁诗二首

杨立炎

乘坐高铁过秦岭

车穿秦岭迅雷奔,鸟道通途古未闻。目闪千山人欲睡,掌平杯水客惊心。肉饷早点留香齿,麻辣午餐餐嘴唇。凤凰已徙前路远,愧无李白理诗吟。

注:秦岭通高铁,从西安到成都只须4个小时。早晨在西安吃肉夹馍,中午到成都吃麻辣火锅。高铁既快捷又平稳。手掌中放水都不会洒出来。李白诗中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成为历史。

访高铁勘测设计师

高速忽传组网成,真如久旱响雷声。才织京广黄金道,又绣沪昆天际鹰。雨夜勘查肩担重,霜晨转战马蹄轻。等闲四海为家日,无怨已然鬓雪生。

注:我国四纵四横高铁网于2017年底宣告建成。北京——广州、上海——昆明的高铁为其中骨干线路。

本版投稿邮箱:gmgoodtaste@163.com

汪曾祺的书单

段春娟

前段时间看到消息,说汪曾祺先生生前的书房已整体迁移至高邮的汪曾祺纪念馆中。作家苏北写过《汪曾祺的书房》一文。想来这是他晚年住房条件改善后才整出的。当年住房局促时连个“下蛋”的地儿都没有,遑论书房。他自己原也说过生性随便、不藏书、不做笔记之类的话,但不能否认,汪先生绝对是个酷爱读书、饱读诗书的人。

读书是暗功夫,是为一个人插上“隐形的翅膀”。写作更是受阅读的影响。汪先生专门写读书的文章并不多,大概只有《开卷有益》《读廉价书》《谈杂书》《书到用时》等数篇。从中可以看出他大致的阅读史及对读书的态度,主张随性读书、读杂书等。

本文所涉书单不是汪先生书房中的书,而是常见于其笔下、那些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梳理一下大致可分四类:传统文化类、外国文学、杂学、民间文学。笔者试着从这方面入手,走进他的阅读世界,探讨阅读与写作在汪先生这里有着怎样的呈现。

传统文化类

汪先生书画兼擅,古典诗文随手拈来,语言雅致精确,有“最后一位士大夫”之美誉。这源于幼年的积淀。他说自己在“温柔敦厚的诗教里长大”(《认识到没有认识到自己》)。十一二岁时跟祖父读《论语》、背唐诗;跟韦子廉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对他所传授的姚鼐《登泰山记》、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河内中先生传》等诸篇留有深刻印象,说自己的作品讲究文气就很受桐城派的影响。与此同时,还跟乡贤、名中医张仲陶读《史记》,“他教我的时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记》,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并不怎么看,只是微闭着眼睛,朗朗地背诵一段,给我讲一段。(《一輩古人·张仲陶》)初中时又跟着高北溟读归有光、郑板桥。说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跟自己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说郑板桥诗中蕩然的仁者之心,使他深受感动。

小学、中学时代大量读宋词,《漱玉词》《断肠词》《剑南诗钞》都读过。高中时还买过一部词学丛书,一首一首地抄,既练书法,又略窥词意。他说词中的情绪应合了少年无端感伤的心,“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见《自报家门》)

除了幼年时的家传、中学时代的熏习,等到了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汪曾祺更是接受着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染。他对面向新生的通识课《大一国文》大加欣赏,认为选文独具匠心。闻一多先生

的唐诗、楚辞课,朱自清先生的宋词,唐兰的“词选”,王力先生的“诗法”课,杨振声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课”,另还有左传、史记、杜诗诸课,都对年轻的汪曾祺有着潜移默化影响。

读过的书籍不经意间就出现在他的笔下。比如在谈到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汪曾祺常援引他所读过的书:说《史记》里用口语记述了很多人的对话,很生动;说《世说新语》以极简笔墨摹写人事,“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记录了很多人的对话,寥寥数字,风度宛然;说《陶庵梦忆》的语言生动,有很多风俗的描写。在创作谈中他也常建议年轻人多读一些古典作品,这实在是其经验之谈。

外国文学类

汪曾祺接触外国文学是在上大学前。高三时为避战乱,躲在乡下的庵中,随身所带是《沈从文小说选》和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日后他曾说这两本书改写了他的生活,引他走向文学道路,“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印象”(见《西窗雨》)。但大批量地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则是在西南联大时期。

这期间汪曾祺读过尼采、萨特、伍尔夫、纪德等。他对巴尔扎克提不起兴趣,说他总是站在读者之上,有些欺负读者;对托尔斯泰也不喜欢,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勉强读了《战争与和平》;对莫泊桑和欧·亨利也不感兴趣,说他们“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显得很笨,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钟情于契诃夫、阿索林、海明威等,说契诃夫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喜欢散文化的结构,喜欢他把文字丢来丢去的,这正是他的现代性所在;说阿索林的小说“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他喜欢长篇《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式的小说,说《追忆似水年华》“纤巧、飘飘忽忽”,还曾“野心勃勃”地打算写个像这样的自传性的长篇。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的影响,那时写就的小说《复仇》和《小学校的钟声》,就有意识流的味道,很空灵。曾有人称他的小说是有点“洋”的,应是指这一时期的作品。

写于1992年的散文《西窗雨》,可说是汪先生自陈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及他对外国文学的态度。他认为年轻人写东西要多尝试,浓丽华美都不为过,不要一开始就流于平淡。但他也主张,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要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想来这都是他的夫子自道。

杂书类

北京有个青年问他:“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古今中外,乱七八糟”,并劝这样的年轻人要广泛

地吸收。

汪曾祺谈读书的兴趣大概于十一二岁,那时他看了家中所藏的《岭表录异》《岭外代答》,就对笔记、游记类的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类书的文字简练朴素而有情致,对我作品的语言风格是有影响的”(《开卷有益》)。《岭表录异》是本地理杂记,为唐人刘恂所撰,记述岭南异物异事,尤其是各种鱼虾、海蟹、蚌蛤的形状、滋味和烹制方法,岭南人喜食的各类水果、禽虫也有记述;《岭外代答》为宋代地理名著,记载了宋代岭南地区(今两广一带)的社会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及物产资源、山川、古迹等情况。

汪曾祺在江西南昌中学读高中时,常逛书摊,买一些便宜的一折八扣书。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杂书类,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记》等,还有余澹心的《板桥杂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等。

西南联大的翠湖图书馆、系图书馆、茶馆都留下他深夜苦读的身影。从《南昭国志》到福尔摩斯,逮着什么看什么,甚至读过讲僵尸的《宋提刑洗冤录》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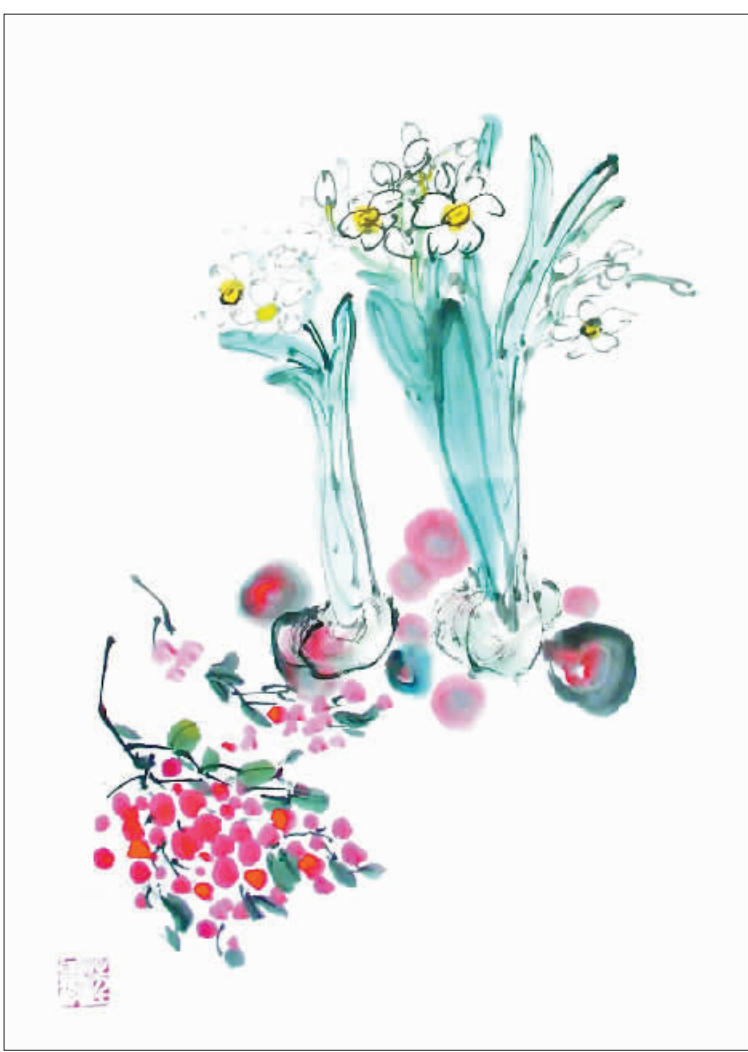
联大毕业后在上海的两年,他常和黄裳等人逛旧书摊,买过扫叶山房的《景德镇陶录》、张岱的《陶庵梦忆》及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等杂书。《董解元》对他影响很大,常在文章中引以为例:“董解元把韵文运用得如此熟练,比用散文还要流畅自如,细致入微,神情毕肖。”(见《小说笔谈》)

归纳一下,汪先生所读杂书大约可分为游记类、草木虫鱼类、饮食类、风俗节令类几大块,而这也能对应到他的创作上,他的散文也大抵分为这几类。

前文提到,汪先生喜欢游记类散文。他本人也喜欢到各处游历,据有心人统计,中国的省份他大概只有一个青海没去过。所到之处也多留有文字,像《滇游新记》《天山行色》《湘行二记》《初访福建》等皆是。

草木虫鱼类文章也深为汪先生所喜欢。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他多次提及,还在小说《晚饭花》的开头引用了原文。乡人王盘的评价,说其有“人性”。他常看法布尔的《昆虫记》,说从中知道了是个犛子,着实高兴。为写瓢虫,他曾专门写信给好友朱德熙,请后者帮忙推荐一位昆虫专家以便请教,还借来《中国经济昆虫志·鞘翅目·瓢虫科》一书并通读一过。肯在这种书上一花心思,自然也反映在创作中,这一类散文在汪曾祺创作中也占有一定比重。

汪曾祺大学时代就读过元人食谱《饮膳正要》,甚至还饶有兴味地研究驴皮的制作。《随园食单》必也读过,他曾批评袁枚只会吃不会做。为写一篇《宋朝人的吃喝》遍检《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诸



水仙

汪曾祺绘

书,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遂得出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的结论……汪先生的谈吃散文,写得活色生香、摇曳多姿,更为难得的是文化趣味,不是仅凭多吃几回的所谓美食家所能为。

汪先生的很多作品就像是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卷,《大淖记事》《岁暮杂诗》《受戒》《端午》等,有评论家称其小说中有风俗画,他自己也不否认。他喜欢看风俗画,也爱看各种讲风俗的书。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他细看过,那些讲风俗的书《荆楚岁时记》《一岁贺岁》都爱翻翻,放在手边经常看的是《东京梦华录》《外四种——《都城纪胜》《西湖老人图》《梦粱录》《武林旧事》),认为“这样把记两宋风俗的书汇成一册,于翻检上极便,是值得感谢的”。像宋元笔记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他都很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有关各地民俗的记载。

汪曾祺这样定义风俗:“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还说:“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神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风俗有这么高的评价,对其作品中充盈的那些浓郁的风俗风情就不难理解了。

民间文艺类

汪曾祺先生笔下汪洋恣肆的杂家气象,除了他博采杂书的原因,还有民间文艺的浸润。当然这源于他独特的经历。1950年代他在《说说《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诸

书,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遂得出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的结论……汪先生的谈吃散文,写得活色生香、摇曳多姿,更为难得的是文化趣味,不是仅凭多吃几回的所谓美食家所能为。

汪先生的很多作品就像是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卷,《大淖记事》《岁暮杂诗》《受戒》《端午》等,有评论家称其小说中有风俗画,他自己也不否认。他喜欢看风俗画,也爱看各种讲风俗的书。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他细看过,那些讲风俗的书《荆楚岁时记》《一岁贺岁》都爱翻翻,放在手边经常看的是《东京梦华录》《外四种——《都城纪胜》《西湖老人图》《梦粱录》《武林旧事》),认为“这样把记两宋风俗的书汇成一册,于翻检上极便,是值得感谢的”。像宋元笔记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他都很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有关各地民俗的记载。

汪曾祺这样定义风俗:“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还说:“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神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风俗有这么高的评价,对其作品中充盈的那些浓郁的风俗风情就不难理解了。

汪曾祺大学时代就读过元人食谱《饮膳正要》,甚至还饶有兴味地研究驴皮的制作。《随园食单》必也读过,他曾批评袁枚只会吃不会做。为写一篇《宋朝人的吃喝》遍检《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诸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



黎族制陶技艺传承人刘春婷在拉胚

作为海南岛的世居民族和琼州沃土最早的开拓者,在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下,黎族创造并传承了特有的渔猎文化与山地文化。茅草房与船形房屋居所、三月三爱情对歌择偶、聚会饮食、渔猎耕获、采香织造、物与物交易、黎陶、树皮衣、织锦、文身、民间医药,等等,都是黎族历史文化、生活文化、民俗文化的活态遗存。这些众多的民间习俗,在外人看来格外神秘和特别。尤其是在陶器制作上,黎族人仍然用手制、干柴篝火露天焙烧的原始法,并且作为妇女的“专利”,形成了一整

海南黎族陶艺:女制陶男莫近

王锦强

套独特的制作工艺流程的技艺传统,相沿成习,一直传到现在。

2008年,昌江县文化馆在石碌镇保农村旁的海榆西线公路边建立黎族制陶技艺展示馆。由传承人羊拜亮、张色太等人传授黎族制陶技艺。昌江县现有制陶传承人38人。其中,国家级传承人羊拜亮已年逾八旬,做了70年土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技艺精进,逐渐成为当地制陶业的翘楚。

女人制陶不为卖钱,而是去别村换取稻谷、番薯等物。黎族制陶女利用木杵、木臼、木拍、木刮、竹刀、蚌壳、竹筛等简易工具,以竹编、布块垫陶坯底,在长木凳和小方凳支撑起来的制陶工作台上作业。其制作程序:取陶土→晒陶土→敲碎陶土→舂成泥粉→筛出细泥粉末→和陶泥→制作陶器→晒干→淬火加固材料→架柴码陶坯→祈祷和驱鬼→钻木取火种→露天烧陶(也称平地堆烧法)→

淬火加固。其中有好多要领和章法,如制作好的陶坯不能马上烧,要放在阳光下晾晒,阴干10-15天至完全干透后,才择吉日烧陶以免爆裂或变形。为保证烧陶成功,按照黎族传统宗教信仰习俗,由由年长或技艺较高的妇女祈祷和驱鬼,她们虔诚地围绕柴堆边唱歌边舞,祈求各方神灵保佑此次烧陶圆满成功。之后,挑一青壮年男子通过钻木取火方式获得火种,然后用木棍将火坑里烧红的陶器逐一取出,将一种黎语叫“塞柴涯”的植物树皮捣烂取其汁液,与另一种“柴狗仁”植物混合浸泡成深红色液体,淋于陶器上淬火,在冷却和加固。既可增加陶釜、陶甑、陶瓮、陶碗等成品陶器硬度,还能即刻显现黑红色点状或片状锃亮斑彩,美观大气,质地优良,瓷实耐用。羊拜亮靠烧陶,养活

了一大家子人。尽管后来使用黎族陶器的人越来越少,但她老人家还是把这门技艺传给了女儿黄玉英、孙女文阿凤、曾孙女黄翠美。

改革开放以后,条件好了,大家都去种橡胶、种甘蔗、种木薯。没有多少人做陶了。羊拜亮就无偿制作陶器送给周边黎民酿酒、泡药、煮饭、腌制食品,以免让陶器在黎民生活中消失。黄玉英从小跟随母亲学习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及黎族纺织织绣技艺,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工艺人,并积极招收学徒,传承民间手工艺。文阿芬、黄翠美也慢慢接上了上一代的班。

黎族制陶技艺保留了许多原始而古老的民俗。如“传女不传男”。在过去,妇女制陶时甚至不允许外人或男人观看。民间认为,男人为阳,属火,出现于陶艺作坊,容易上火,导致陶器爆裂。按黎族当地说法,制陶是妇女的“专有领地”,制陶术也只

能传给女性,其出发点是为妇女在揭不开锅或家遇变故时能靠这门手艺谋生。男人多从事打猎、砍柴、捕鱼、耕作,制作树皮衣等力气活;女人则从事织锦、制陶、做茶打饭等技艺活。现如今,一些地方仍保留着“女制陶男莫近”的习俗。从挖土到制陶坯、烧陶,一应由女工操持,男人顶多做一些钻木取火、挑陶土、砍柴和从火中取物之类的杂活。其制作方法和工艺流程等从来是秘而不宣。这种约定俗成的民俗暗合了中原地区传统的“男耕女织”结构和分工特点。黎族妇女是黎族陶器的发明者和早期制陶技术的掌握者。黎族社会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仍然保留着较浓厚的母系社会遗风,如不落夫家、夜游、妇女死后归葬娘家墓地等习俗。黎族制陶技艺几千年来也一直由妇女掌控和传承。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所所长)